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比較及公眾史學研究中心

## 在職老師培訓課程

###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 導修課

#### 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 資料一

《香港雜記》原著為英語，作者為英國人，身份不詳，由香港文人陳鏗勳翻譯成中文，出版於 1894 年：

---〈國家政治〉……羅制軍之在港，實心實力，為國為民。設庠序，則建中環大書館，延史安為先生；惠閭閻，則創街市於民間，命幫辦為市正。他如驛務之設，其始本為傳遞祖家文件，至是特設衙門，並代商賈通傳信息，利權為之一開。

---〈中西醫所〉……國家痼瘵在抱，所以養民之生、恤民之死者，洵無微之不到矣。

---〈水道暗渠〉……水道之工程繁浩，英官於此苦心經營，非親歷其景者不知。……衢道既一律更新，香港可稱為東道之淨土，不減於英京。

##### 資料二

《滬游雜記》是葛元煦撰寫的有關十九世紀上海的著作，出版於 1876 年，袁祖志的序言謂：

……迨道光季年，五口通商，中外互市，遂成巨觀。近則輪舶愈多，外海長江，四通八達。人物之至止者，中國則十有八省，外洋則廿有四國。猗歟盛哉！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是之美備者也！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曰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

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

### 資料三

《窳櫝日記》為浙江紹興文人周星詒的日記，其光緒十年（1884）部份，提及周星詒居住上海期間僕人張升對上海的觀感，以及周星詒的評論：

顧予從者張升，好步行浦灘，歷諸馬頭，看輪船行止，津津道說，意謂樂無過此者，日必一行，不為厭倦。其無謂又百倍于靜安寺矣！

### 問題

1. 資料一《香港雜記》、資料二《滬游雜記》在描述已經成為外國殖民地的香港和上海時，有何相同之處？反映出什麼意識？

參考答案：兩本《雜記》最大相同之處，是它們完全不採用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不把香港和上海視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標誌。《香港雜記》雖然原文是英文，但由陳鏗勳翻譯為中文後，以傳統中國為地方官歌功頌德的文字方式，肯定港英殖民地政府在教育、市政、郵政、商務、醫療、地下水管等各方面的施政。《滬游雜記》由地道的中國人葛元煦撰寫，也完全不提「喪權辱國」、「賠款割地」這類當代中國人琅琅上口的、充滿屈辱感的字眼，相反，袁祖志的序言充滿了對上海的讚美，認為上海是超越香港、超越「四大鎮」的繁華都市。「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是之美備者也」這句稱讚上海的話，脫胎自《孟子》稱讚孔子的話，反映出袁祖志對於上海的認同和自豪感。兩本《雜記》均反應出現代都市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對於自己所生活的都市的認同，甚至可能超越對於民族或國家的身份認同。

2. 資料三《窳櫝日記》如何記載普通百姓張升及其主人周星詒對於上海的印象的反差？這種反差顯示出中國知識精英階層的什麼局限？這段資料雖然描述上海，但對於香港有何參考？

參考答案：周星詒是晚清浙江著名文人，受傳統中國文化浸淫極深，代表中國知識精英。張

升是周星詒的「從者」即僕人，其受教育程度應該很低，代表中國基層百姓。周星詒旅居上海期間，張升每天都要到上海的黃浦灘港口，觀看蒸汽輪船進出港口的情景。對於十九世紀的人類來說，蒸汽輪船這種噴著黑煙、發出巨響、航行大海的龐然金屬「怪物」，的確是一種奇跡，產生震撼、好奇、敬佩，本來是很正常、自然的反應。因此張升每天都去觀看蒸汽輪船進出港口，津津樂道，認為這就是世間最大的快樂，應該說是很正常的反應。但是，周星詒卻認為張升這種行為非常「無謂」，甚至比模仿洋人參加靜安寺茶會更加無謂。這反映出，十九世紀末，中國不少知識精英，對於西方科技、文化等各方面，仍然缺乏起碼的好奇，更加談不上瞭解和學習。這與葛元煦、袁祖志對於上海的認同與自豪感，大異其趣。由此可見，在上海、香港內部，雖然已經有一群本土知識精英產生了對於自己城市的本土認同感，但大部份中國知識精英，仍然以鄙視的眼光審視上海、香港這類外國殖民地，視之為光怪陸離、不可理喻的蠻夷地帶。

#### 資料四

魯迅 1927 年 9 月 28-29 日乘船進入香港時，被香港海關官員勒索，他把有關經過，詳細寫於〈再談香港〉一文中：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 (1927 年) 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几塊錢。而我是有十只書箱在統艙里，六只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裡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自然打開來，于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

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于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几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几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的書籍，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于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將里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坏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里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坏。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面鑽，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几个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后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么？」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么？」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后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

二只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极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只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并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壇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并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

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于是先將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里不畫著查過的符號么？」

「那么，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后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著几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家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閒靜了，茶房和我閒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于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偃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 問題

1. 試簡述魯迅 1927 年 9 月 28-29 日進入香港時被海關官員勒索的經過。

參考答案：魯迅於 1927 年 9 月 28 日乘船抵達香港，9 月 29 日下午，香港海關官員前來檢查魯迅在行李艙的十件行李，態度非常惡劣。魯迅早已聽聞香港海關官員勒索小費的劣行，本已打算付小費以避免麻煩。但關員要求十元，魯迅沒有預料要如此之多，雙方討價還價，魯迅添至五元，關員減至七元，雙方都不肯繼續讓步。這時，魯迅的十件行李中，已經有五件被打開並且被攪亂，魯迅也就索性拒絕支付小費，任由關員野蠻拆卸及攪亂行李。關員則更進一步，檢查完魯迅在行李艙的行李後，又要求檢查魯迅在乘客艙內的行李，並指魯迅乘客艙內的水果刀為凶器，又指蚊香有「古怪」（即暗示會指蚊香為毒品以插贓）。魯迅無奈，只好讓步，付出十元，這才終於免卻進一步的麻煩。

2. 魯迅用怎樣的文學修辭手法（例如對於某些人的稱謂），把香港的政治腐敗，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聯繫起來？

參考答案：魯迅把香港海關的華籍關員稱呼為「同胞」，並把華籍關員的英國官員稱為「主人翁」。在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中，「同胞」這個詞彙總共出現 20 次，其中 2 次為「英屬同胞」；「主人翁」這個詞彙總共出現 6 次。與《香港雜記》或《滬游雜記》的作者不同，魯迅對於香港是中國領土上的英國殖民地這一點，異常敏感。「同胞」、「主人翁」這些稱謂是充滿反諷意味的。香港海關的華籍關員，與魯迅一樣，都是中國人，因此他們的確是魯迅的「同胞」。但是，他們作為港英殖民地政府的一部分，欺壓乘客，勒索小費，誠非「同胞」所應為。因此魯迅稱呼這些華籍關員為同胞，正是要突顯這些華籍關員對於同胞的壓迫。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英國官員的確是「主人翁」。但是，殖民地這個體制本身完全不具備合法性，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簽署不平等條約的結果。因此港英殖民地政府內的英國「主人翁」，是名不正言不順的。魯迅利用「同胞」、「主人翁」這些充滿反諷意味的稱謂，把香港的政治腐敗，聯繫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



## 資料五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一書，論及上海與香港：

由此我認為，盡管本書所討論的上海作家帶著喧嘩的西化色彩，但他們從不曾把自己想像為，或被認為是因太「洋化」了而成了洋奴。……雖然上海有西方殖民存在，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意識卻從不曾出過問題。……

……要是列文森讀了顯尼支勒 (Arthur Schnitzler) 在中國的更多的譯本，他一定會發現這個維也納作家的絕大部份重要作品都被翻譯了或是在施蛰存編的雜誌《現代》上做了譯介。……顯尼支勒的戲劇絕大多數是由趙伯言翻譯的。為什麼這麼一小群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樣匱乏的一個時代，卻成功地譯介了這麼豐富的西方文學作品？一個方便的答案是，當時的城市閱讀群體顯然對此有需求，不管這個群體相對於整個中國的人口而言是多麼微不足道。……

……如果說世界主義就意味著「向外看」的永久好奇心 - 把自己定位為聯結中國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文化斡旋者 - 那上海無疑是 30 年代最確鑿的一個世界主義城市，西方旅遊者給她的一個流行稱謂是「東方巴黎」。撇開這個名稱的「東方主義」含義，所謂的「東方巴黎」還是證實了上海的國際意義，而且這個名稱是按西方的流行想像把上海和歐美的其他都會聯繫起來的。而實際上，在亞洲，上海已經替代東京（毀於 1923 年的地震）成了都會樞紐網的中心。

香港作為上海的「她者」：……從張愛玲的散文與小說看來，她的感受相當複雜，好像她在時的香港（大約 1940 年）是寡廉鮮恥的殖民化，而同時期的上海卻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因為香港沒有上海的「涵養」- 這個詞最初是用來指一種受過教育的世故，它使人能夠自我克制並保持溫文爾雅的外表。……香港在摹仿西方時，終究是太喧嘩太粗俗太誇張了，造就的也就止於文化上的嘩眾取寵品，因此張愛玲會把香港描寫成一個急於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而這個城市顯然是很有目的地把自己置身於西方殖民者的注視之下，並僅僅按殖民者的想像來物化自己。

然而，在經濟的瘋狂增長之中，我們也應看到一個奇怪的文化景觀：當香港把上海遠遠

拋在後面時，這個新的大都會並沒有忘記老的；事實上，你能發覺香港對老上海懷著越來越強烈的鄉愁，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眾傳媒使之鞏固(使之不被遺忘)。

## 問題

1. 李歐梵如何定義世界主義城市？他如何證明 1930 年代的上海是個世界主義城市？

參考答案：李歐梵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充滿自信的文化好奇心，擁有世界主義傾向的人，把自己定位為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斡旋者，被稱為「東方巴黎」的 1930 年代的上海，就是這樣一個世界主義城市。上海作家都有明顯的西化傾向，但並不把自己想像為、或被其他人定義為「洋奴」，他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從來沒有出現過動搖。他們充滿自信和好奇地接受和介紹西方的文學、藝術作品。李歐梵列舉的證據之一，就是奧地利劇作家顯尼支勒 (Arthur Schnitzler) 的大部份作品，都由趙伯言、施鵬存等人翻譯為中文或者予以譯介，可見當時上海的知識階層有能力和興趣來接受外國文學、藝術作品。

2. 同樣作為國際大都市的香港，曾否成為李歐梵筆下的世界主義城市？以後會否成為世界主義城市？

參考答案：與上海比較，香港受西方影響程度更深，在許多制度創新方面也領先上海，例如晚清時期公司法的制定、現代百貨公司的引入，都是先從香港開始，然後擴散到上海和全國各地。但是，就文化、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而言，香港的確沒有 1930 年代上海那種世界主義城市的氣象。中國不少著名作家、藝術家、政客都曾停留香港，但他們大多把香港視為臨時避難所或隱居地，對於香港本地文化，沒有太高的評價。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把香港描述為庸俗不堪、「急於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目前，香港特區政府提倡文化產業、號召把香港建設為國際大都市，前景如何，有待觀察。

3. 試以近年中港臺電影為例，評論李歐梵「香港對老上海懷著越來越強烈的鄉愁」這一說法。

參考答案：對於中、港、臺的電影導演來說，上海都是令他們迷戀的、不能捨棄的對象。在過去二十年間，有不少中、港、臺電影均以上海的人物或地點作為主要劇情。比較顯著的例子有：香港導演關錦鵬的《阮玲玉》(1991)、大陸導演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95)、香港導演王家衛的《花樣年華》(2000)、及台灣導演李安的《色·戒》(2007)。

### 資料來源

資料一：

陳鏗勳，《香港雜記》，1894年刊，載陳鏗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嶺南叢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頁40，67，84-85。

資料二：

葛元煦，《滬游雜記》，光緒二年(1876)刊，日本藤堂良駿訓點，易名《上海繁昌記》，明治戊寅(1878)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四十二輯4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

資料三：

周星詒著，《窳穢日記》，載王大隆輯，《乙亥叢編四種》，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305-306冊，總頁6-7。

資料四：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三冊，頁535-542。

資料五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26、328、339-340、344。

## 中國的現代化與轉變

### 資料一

英國公使馬戛爾尼 (Lord George Macartney) ，於 1792 年從英國出發，訪問中國，他在 1794 年一月二日至七日的日記中，對中國有以下的觀察 (以下翻譯為意譯，並不完全緊貼原文字句)：

<p>The Empire of China is an old, crazy First rate man-of-war, which a fortunate succession of able and vigilant officers has contrived to keep afloat for these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past, and to overawe their neighbours merely by her bulk and appearance, but whenever an insufficient man happens to have the command upon deck, adieu to the discipline and safety of the ship. She may perhaps not sink outright; she may drift some time as a wreck, and will then be dashed to pieces on the shore; but she can never be rebuilt on the old bottom.</p>	<p>中華帝國是一艘破舊的、失靈的大型戰艦，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算它夠運，幾代船長與船員都能幹而警覺，努力使它浮在水上，並且勉強依靠它龐大的身軀與外貌嚇倒鄰國。可是，一旦由無能的人指揮這艘戰艦，則這艘戰艦的紀律和力量就會喪失。它也許不至於馬上沉沒，它也許會在水上漂流一陣，然後被衝至岸邊，粉身碎骨。無論如何，不可能利用它的舊船身來將它重建！</p>
<p>The breaking-up of the power of China (no very improbable event) would occasion a complete subversion of the commerce, not only to Asia, but a very sensible change in</p>	<p>中華帝國的崩潰，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一旦發生，將會徹底改變亞洲的貿易，並且為全世界其他地區也帶來非常顯著的變化。中國人的勤奮和創意將會被遏制和削弱，但</p>

<p>the other quarters of the world. The industry and ingenuity of the Chinese would be checked and enfeebled, but they would not be annihilated. Her ports could no longer be barricadoed; they would be attempted by all the adventurers of all trading nations, who would search every channel, creek, and cranny of China for a market, and for some time be the cause of much rivalry and disorder. Nevertheless as Great Britain, from the weight for her riches and the genius and spirit of her people, is become the first political, marine and commercial power on the globe, it is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she would prove the greatest gainer by such a revolution as I have alluded to, and rise superior over every competitor.</p>	<p>並不會被消滅。中國將無法繼續封閉其貿易港口，所有貿易國的冒險家都會蜂擁而至，千方百計，鑽空子，找機會，要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羹，成為中國內亂與矛盾的根源，這情形將維持一段時間。無論如何，我大不列顛，國富人傑，勢將成為全球頭號政治、海事、與商業強國，有理由相信，最能夠因為中華帝國崩潰而受惠的，就是大不列顛，任何其他對手都無法在中國市場上與我國爭鋒。</p>
<p>But to take things solely as they are now, and to bound our views by the visible horizon of our situation, without speculating upon probable events (which seldom take place according to our speculations), our present interests, our reason, and our humanity equally forbid the thoughts of any offensive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the</p>	<p>但是，如果僅就目前情勢判斷，並且把我們的眼光局限於可見的未來，而不妄圖預測長遠大事的話（反正我們的預測很少是準確的），則無論基於我們目前的利益、我們的理性與我們的人道考慮，只要還有一絲希望用溫和手段達到目的，我們都不應該對中國採取任何冒犯行動。只有當我們充份意識到，忍耐無法奏效，我們才會不客氣。</p>

<p>Chinese, whilst a ray of hope remains for succeeding by gentle ones. Nothing could be urged in favour of an hostile conduct, but an irresistible conviction of failure by forbearance.</p>	
---	--

## 問題

1. 從十九世紀中國歷史來看，馬戛爾尼對於中國現況、前景、和英國角色的預測，是否準確？試略加解釋。

參考答案：馬戛爾尼的分析與預測非常準確，1794 年的清朝，號稱天朝大國，只是虛有其表，各種政治、社會危機一觸即發。自 1840 年鴉片戰爭開始的帝國主義侵略，也的確是中國各種動亂的原因，但中國人的勤奮與創意並沒有被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開始出現。英國在清朝崩潰過程中，也的確成爲最大的受惠者。

2. 馬戛爾尼謂目前 (1794) 不宜對華動武，除了他列舉的原因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試從當時歐洲局勢方面加以思考。

參考答案：當時歐洲正進行拿破侖戰爭，英國面對歐洲強敵，無暇東顧。

3. 假如英國選擇在 1794 年發動侵華戰爭，結果會怎樣？

參考答案：馬戛爾尼不止一次在日記提到，中國水師力量薄弱，英國海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敗之。假如 1794 年沒有拿破崙戰爭的制約，英國在 1794 年發動侵華戰爭，英國在短期之內、軍事上無疑可以佔上風。但是，1794 年清朝的國力、政治領導層的能力、軍隊的素質等，比 1840 年代的水平仍然要高一籌，結果實難逆料。

4. 假如中國在 1794 年接納英國建議，允許英國在浙江省舟山群島建立貿易基地，開放中國市場，結果會怎樣？

參考答案：理論上，這樣可以避免雙方兵戎相見，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可能可以減輕代價。實際上並不可能。中國的天朝大國觀念和歐洲民族國家觀念無法和平共處。前者認為中國擁有優越道德，外國必須向中國頂禮膜拜；後者則以武力為基礎，並不假設誰比誰道德。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與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也無法和平共處，前者以「朝貢 - 賞賜」模式來理解國際貿易，後者則以市場和利潤為目標，隨時不惜以武力作為手段。

## 資料二

劉鶚《老殘遊記》，最初以連載小說形式，刊登於 1903 年，其第一回描述老殘的噩夢：

[1] 各人照樣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携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烟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再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仿佛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有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去。并將東邊一片雲擠的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為譎詭。

[2] (德)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著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使看不著日出，此行亦不為辜負。」(文)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有一絲黑影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拿出遠鏡對著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看不見了。慧生還拿遠鏡左右窺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道：「在甚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3] 相隔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長有二十三丈，原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著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載很重，想那艙裏一定裝的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卻無篷窗等件遮蓋風日， - 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車的三等客位一樣。 - 面上有北風吹著，身上有浪花濺著，又濕又寒，又饑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幫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

[4] 這船雖有二十三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裡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裡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裡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沉覆，他們不知想法敷衍著早點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著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

[5] 正在說話之間，忽見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換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的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這幾個駕駛的人手裏，豈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腳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竟未免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為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麼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頭二百人，我們三個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事罷。高明以為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卻也不錯，便道：「依你該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況亦有操控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的風浪，所以都毛了手腳。二則他們未



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著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尚還不大很錯。這就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了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為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隻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便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與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們的話，豈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

……

[6] 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遠鏡不住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那個管船的人搜括眾人外，又有一種人在那裏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們祖傳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這幾個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幼的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裡等死不成？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嗎？真真該死奴才！該死奴才！」眾人被他罵得直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欲說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喚醒，我們實在慚愧，感激的很！只是請教有甚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了，你們大家斂幾個錢來，我們捨出自己的精神，拼著幾個人流血，替你們掙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眾人一齊拍掌稱快。

[7] 章伯遠遠遠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將我們的帆落幾葉下來，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舉動。倘真有點道理，我們便可回去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的話頭騙幾個錢用用罷了！」

[8] 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眾人傷害不著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這些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又叫道：「你們還不去把這些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著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的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下海了。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為甚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麼？」

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個辦法！」

[9] 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覆得更快了！」說著，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的唱了一個喏，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等項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倒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

[10] 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裡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為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個羅盤！請船主趕緊將這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向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俱為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11]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說道：「你們來意甚善，只是眾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趕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斷樁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著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問題：

1. 第 [1] 段謂北方一片雲與東邊一片雲互不相讓，試結合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局勢，解釋這一比喻。

參考答案：北方一片雲指俄國，東邊一片雲指日本。日本自 1894 年甲午戰爭擊敗中國後，勢力進一步增強，俄國為遏止日本勢力的擴張，連同法國、德國，逼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中國，是為「三國干涉還遼」，並乘機租借遼東半島的軍事海港旅順、大連。日、俄矛盾日益

加深。1903 年日本與英國締結盟約，1904 年隨即爆發日俄戰爭。《老殘遊記》發表於 1903 年，反映當時中國人普遍意識到日本與俄國之間的矛盾。

2. 第 [2]、[3]、[4] 段內的怒海中的破船，明顯是比喻當時的中國，試解釋之。

參考答案：

- 這艘船長二十三丈，比喻中國的省份。
- 船主比喻清德宗光緒皇帝和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
- 六支桅杆及六扇舊帆比喻清朝的傳統政府結構：六部（吏戶禮兵刑工）。
- 「兩枝新桅，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後者指成立於 1860 年的總理外國事務衙門，或稱「總署」，《老殘遊記》發表於 1903 年，因此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可以說「半新不舊的帆」。前者指清朝海關，1860 年，清朝委任英國人李泰國 (Horatio Nelson Lay) 稅務總司，1863 年，清朝撤換李泰國，委任英國人赫德 (Robert Hart) 稅務總司。直至 1911 年赫德病逝為止，清朝許多外債都以海關關稅作為擔保，許多對外談判和涉外事務也都是通過海關的洋員進行的，因此是「簇新的帆」。
- 船上無數男女，民不聊生，比喻當時的中國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
- 船「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由東南沿海開始，這「三丈長短」的「一塊」，指廣東（香港）、福建（台灣）、蘇（上海）；「仍在東邊」的另一塊，指 1894 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俄國、德國爭奪的遼東半島及山東半島。中國其他地區，也千瘡百孔，「無一處沒有傷痕」。
- 船上水手搶劫乘客衣服財物，比喻中國基層政府及軍隊對於中國百姓的剝削。
- 「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比喻清朝中央政府並不意識到危機，各部門互不協調。

3. 第 [5] 段謂這艘船明明即將靠岸，卻忽然殺了幾個人，轉舵駛往怒海。試解釋這一比喻。

參考答案：這無疑是影射 1898 年的「百日維新」。當時，清德宗光緒皇帝起用康有為、梁啟

超等人，推行各種變法。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軟禁德宗，捕殺維新派「六君子」。老殘把此事比喻為船上殺了幾個人，轉舵駛往怒海，可見他對於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持否定態度。但是，他也為清政府辯護，認為清政府主觀上不是不想做好，但不辨方向，所以越做越錯。

4. 第[6]、[7]、[8]、[9]段提及「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試解釋這一比喻。

參考答案：這是影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孫中山經常到南洋、美國、日本等地，向當地華僑宣傳其革命主張，並籌集資金，資助其革命活動。老殘反對暴力革命，對清政府基本上持維護態度，可參考第 [5] 段。

5. 第 [10]、[11] 段謂老殘及朋友被指為「天主教」、「漢奸」，惹來殺身之禍，「船主的叔叔」試圖解救。試解釋這一比喻。

參考答案：

- 這兩段主要指義和團事件，1898 年，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軟禁德宗光緒皇帝，結束「百日維新」之後，受到國內外輿論的一致譴責。慈禧太后深感孤立，遂扶植山東、河北一帶的民間武裝組織 - 義和拳會，煽動其極端排外、仇外情緒。1900 年，她命令義和團入京，縱容他們攻擊北京的外國僑民和領事館，不少被指為「天主教」、「漢奸」的中國人也遭到虐殺，情形類似毛澤東利用紅衛兵發動文化大革命，最終演變為清朝向列國宣戰、導致八國聯軍入京的悲劇。

- 「船主的叔叔」，可能指恭親王奕訢或者慶親王奕劻。

- 恭親王奕訢是清文宗咸豐皇帝的弟弟，清穆宗同治皇帝載淳是文宗長子，因此奕訢就是穆宗的叔叔。在晚清統治集團中，奕訢被認為比較開明、務實；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後，奕訢代表清政府與英、法談判，簽署《北京條約》，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 慶親王奕劻是清德宗光緒皇帝載湉的疏堂叔叔，是繼恭親王奕訢之後為慈禧太后所依重的

清王室成員。奕劻名望、才幹不及奕訢，但在義和團運動初期，奕劻力主鎮壓、解散義和團，八國聯軍入京後，奕劻又與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列強談判，簽署《辛丑條約》。在老殘眼中，奕劻是比較溫和、清醒、務實的政要。

#### 資料來源：

##### 資料一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Lord Macartney's Journal, 1793-1794* (1962), in Patrick Tuck 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vol. VIII, pp. 212-213.

##### 資料二

劉鶚著，陳翔鶴校，戴鴻森注，《老殘游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 3-9。英譯本參見 Liu E, trans. Harold Shadick,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pp. 8-23.

## 日本及東南亞的轉變與發展

### 資料一

日本《時事新報》明治 18 年 (1885 年) 3 月 16 日的社論〈脫亞論〉：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嚐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并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却橫臥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裏的政府指德川幕府 - 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于「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裏的帝室指天皇 - 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

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于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裡的支那指中國 - 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熏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于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却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耻的地步，却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劃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却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于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于對我日本的批評。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裏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并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特別感謝日本金谷讓先生提供《脫亞論》原文，並對拙譯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見。）

## 資料二

1940年7月，日本近衛文磨內閣提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構想：

- 「此次對英美的戰爭，包括支那事變稱為大東亞戰爭，之所以稱為大東亞戰爭，意味著以建設大東亞秩序為目的，並非僅僅把戰爭地域限定為大東亞。」
- 「美英為了本國的繁榮，壓制他民族，對大東亞進行侵略和盤剝。大東亞戰爭的原因就是要推翻大東亞的美英隸屬化。大東亞各國提攜完成大東亞戰爭，把大東亞從美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建設共存共榮、自主獨立、沒有人種差別的共榮圈，為確立世界的和平做貢獻。」

## 問題

1. 〈脫亞論〉認為日本應該脫離亞洲行列，「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有何理據？

參考答案：

- 西洋文明傳播全球，已經無可阻止，無可抵抗，除接受西洋文明外，別無選擇。
- 日本已經在國內推行明治維新，一切採用西洋近代文明。



- 但是，日本的兩個亞洲鄰國即中國和朝鮮，不思改進，這兩個國家很快就會滅亡。而西方基於對亞洲的無知，往往把日本等同於中國和朝鮮，令日本遭受歧視。
- 因此，日本必須迅速脫離亞洲，加入西洋文明國的行列，用西洋文明國對付中國和朝鮮的方法和態度來對付中國和朝鮮。

2. 〈脫亞論〉主張日本脫離亞洲，而「大東亞新秩序」主張日本領導東亞各國推翻英美的束縛，二者似乎是矛盾的，試評論之。

參考答案：1885 年的〈脫亞論〉，主張日本模仿西方列強，對中國和朝鮮進行侵略、殖民；而 1940 年的「大東亞新秩序」論，則主張日本率領東亞各國，推翻英美的殖民統治。兩種觀點看似矛盾，前者鼓吹日本加入侵略者的行列，後者賦予日本解放者的角色。其實並不矛盾，兩種觀點都為日本提供其軍國主義擴張和侵略戰爭的藉口。〈脫亞論〉早已主張日本要在亞洲開創新的格局，這與「大東亞新秩序」有異曲同工之妙。

3. 平山洋《福澤諭吉の真实》(文春新書 394，東京：文藝春秋，2004) 一書謂：〈脫亞論〉原為明治 18 年 (1885) 3 月 16 日《時事新報》的社論，當時並未署名，難以論證是福澤諭吉的手筆。而在 1933 年慶應義塾出版的《續福澤全集》中，才收載該社論，從此〈脫亞論〉就一直被認為是福澤諭吉的著作。平山洋認為，〈脫亞論〉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石河幹明，而非福澤諭吉。試評論平山洋的觀點。

參考答案：

- 《時事新報》是福澤諭吉親手創辦的報紙，而包括石河幹明在內的《時事新報》的編輯、記者，都是福澤諭吉的門生弟子，他們往往代表福澤諭吉撰寫社論。因此，即使〈脫亞論〉並非福澤諭吉的手筆，仍可視之為福澤諭吉所認同的看法。
- 把 1885 年〈脫亞論〉與 1940 年近衛文麿內閣的「大東亞新秩序」相提並論，並不是要將日本軍國主義運動的責任，完全推到福澤諭吉頭上，而是要尋找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到發動侵

略亞洲戰爭之間的理論邏輯。〈脫亞論〉主張日本脫離亞洲行列，模仿西洋人對付中國和朝鮮的態度方式來對付對付中國和朝鮮。而日本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歷史，也一如這篇社論所主張，日本「脫亞入歐」成功，加入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侵略中國，殖民朝鮮。因此無論 1885 年〈脫亞論〉的真正作者是誰，用這篇社論來解釋 1885 年後三、四十年間的歷史，出奇地準確。

### 資料三

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賽義德 (Edward Said) ，提出其著名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觀點：

- 東方主義是一種思維方式，它假設「東方」在本體論和知識論方面有其獨特之處，而站在「東方」對立面的，往往是「西方」。
- 東方主義大抵可以說起源於十八世紀，是西方處理東方的制度，所謂處理，是指：提出有關東方的看法，確認有關東方的看法，形容東方，教授有關東方的知識，安置東方，統治東方。簡言之，東方主義是西方主宰和重構東方、並充當東方的權威的方式。
- 由於東方主義之故，東方沒有自由意志和行動能力，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
- 東方主義不僅是存在於西方一時一地的有關東方的認知，東方主義也是極具影響力的學術傳統，……對於西方遊客、商業公司、政府、軍事遠征行動、小說及歷奇探險作品的讀者、朝聖者來說，東方都是一個有關奇特地區、民族、文明的知識體系。
- 東方主義把東方視為隔絕與西方的，東方是古怪的、落後的、沉默而冷漠的，東方是讓人想入非非、任人擺布的。因此西方每一個描寫東方的作家，都把東方視為需要西方關注、重構、甚至救贖的對象。

### 問題

- a. 試利用賽義德「東方主義」理論的啓示，評論日本、東南亞、香港等亞洲地區的「東方主

義」經驗。

參考答案：

- 在西方荷里活電影中，亞洲男性角色的形象往往是猥瑣、女性化的；而亞洲女性角色的形象往往是妖冶的、賣弄色情的。
- 在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按照西方對於亞洲的想像，來營造旅遊特色。例如在香港，中國式帆船早已絕跡，但是在有關香港的旅遊宣傳品上，中國式帆船仍然存在；人力車也早已絕跡，但直至數年前，仍然有服務遊客的人力車。

2. 賽義德「東方主義」理論，對於理解日本與東南亞的近代歷史，有何作用和局限？

參考答案：

- 賽義德「東方主義」理論，提醒我們在理解外國文化歷史時，要警惕自己的偏見，這些偏見往往建立在貌似客觀、中立的論述之中。
- 但是，人類認識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時，總會依賴過去累積的知識和經驗，因此難免帶有錯誤和偏見。在這個意義上，「東方主義」並不是西方特有的產物，中國長期以來也以鄙視的態度對待周邊民族及文化。「東方主義」很容易被機械地套用，成為「扣帽子」的工具。

資料來源：

資料一：

原載明治 18 年(1885 年) 3 月 16 日《時事新報》，林思雲譯，載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756>，檢索日期：2007 年 10 月 12 日。

資料二：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22。

資料三：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p. 2, 3, 203, 206.